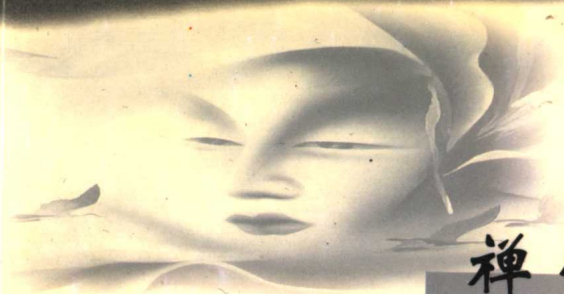


# 苏曼殊集



## 禅悟五人书

查振科 选编  
沈阳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禅悟五人书: 苏曼殊集/苏曼殊著; 查振科选编. -沈阳: 沈阳出版社, 1998.6

ISBN 7-5441-0838-4

I. 禅… II. ①苏… ②查…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现代②苏曼殊-文集 IV. I21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0844 号

沈阳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 10 号 邮政编码 110011)

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 152 千字 印张: 7.25

印数: 1-6100 册

1998 年 6 月第 1 版

199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

责任编辑: 阎志宏 姜波 责任校对: 李彦姝

封面设计: 秋阳 李锋 版式设计: 姚德军

---

定价: 11.80 元

# 序

○查振科

这套小丛书收录了苏曼殊、李叔同、许地山、废名、丰子恺五位现代作家的作品。其中苏曼殊、李叔同的文学活动在五四以前，苏曼殊早逝于1918年，而李叔同则于1918年正式出家，虽然二位在五四以前就已终止了文学活动，甚至还未曾尝试过用白话文来写作，但他们的创作与五四文学精神相通是一点也不勉强。其他三位则在五四以后，都在五四新文学中占有相当地位。描述新文学——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的源流、发展，上述五位作家都是不可忽略的重要人物。苏曼殊写于民国初年的《断鸿零雁记》尽管是用文言文写的，但却是一篇洋溢着浓郁诗情和现代意识的小说，是旧小说向新小说过渡的重要桥梁。李叔同是春柳社主要发起人，是他最早将话剧这一欧洲戏剧形式引进中国；他还是中国现代音乐、美术的最早倡导者和奠基人。他创作的诗歌和歌词等文学作品得新时代吁求个性解放、精神自由的先声。许地山是五四初期文坛的活跃作家，他的小说充满传奇色彩

和异域情调而在人生派文学中独树一帜。废名（冯文炳）小说在艺术探索上用力最深，现代文学里具有长久影响力的京派文学与他的努力密不可分，他是京派文学重要奠基作家之一。作为李叔同的得意门生，丰子恺专攻音乐、美术，但他的散文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中是具有位置的。

将这几位作家的主要作品辑成一套小丛书，却不是或者不完全是出于上面理由。读他们的作品，有如爽秋的风拂面而来，直沁灵府；有如醴泉自结苔的涧石上激冷而下，清脆悦耳；有如山月朗照下听杜鹃啼唤，松涛轻吟。他们的作品一个鲜明特征便是一个“清”字。这些作品在当时就为有识者推重，但不属于那种风靡一时的时文，随着时间流逝，它们却如陈年佳酿，愈久愈见清醇。构成他们作品共同的“清”，有一个极为重要的根源，是他们的作品都有一种禅味、理趣，淬去了多余的烟火气、尘俗气而“清”起来。便是这一点，使他们虽说不上是什么卓犖大家，却因此而不与人重复雷同。他们的作品中有哀亦有怨，有苦亦有涩，有悲感，有惆怅，有风雨如夕，有血泪和流，但未损其“清”，原因在于他们不是泥于泄一时的忧愤，抒一己的愁怀，而是以宗教家的大悲怀，谛视人类的苦难与命运，谛视生命在运行中的种种遭际与变故。因此，这“清”中既有一种令人颤栗与悸动的力量，也有一种给人温蔼与慰抚的脉流。其实这“清”在他们也各有不同。曼珠上人（苏曼殊）清而激，弘一大师（李叔同）清而沉，许地山清而舒，废名清而远，丰子恺清而拙。

苏曼殊是一个诗僧，也是一个情僧，同时也是一个革命者。他的父亲与一位日本女人私通生下了他，私生子的卑微

地位以及所受到的歧视，促使他早在少年时代就出家为僧。他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活动。教过书，办过报。一生行色匆匆，极富传奇色彩。他并没有多长的求学经历，却创作了许多才华横溢的诗文和小说，是一个“亦僧亦俗、亦侠亦儒的革命者和艺术家”。他的诗皆由感而发，率性而为，感情充沛真切。他自称是“天生情种”，而佛家的清规戒律又制约着他，致使他处于欲爱不能，欲罢不甘，爱于不能不爱，罢于不能不罢的境地。因此，他的诗有一种凄清哀艳、弃俗绝尘的美。“禅心一任蛾眉妒，佛说原来怨是亲。雨笠烟蓑归去也，与人无爱也无嗔。”他的小说亦是以描写爱情为主，人生的悲欢离合、生离死别、男情女爱在他的小说中曲尽回肠荡气、深情绵邈之致。

李叔同的悲剧感仿佛是与生俱来的。虽然生活在富贵之家，幼年失怙使他过早地体验了人生的残缺。“人生犹似西山日，富贵终如瓦上霜”，这出自年仅十二岁的少年李叔同笔下的诗句，命定般地规定了他人生的基调，也规定了他创作的基调。在上海他有过一段把盏拥妓、放浪形骸的生活，但这驱不去他心头的落寞与孤寂。“眼界大千皆泪海，为谁惆怅为谁颦？”无论是与歌妓们酬唱，还是感叹山河破碎、世事沧桑，都有一股幽愤、哀婉之气荡漾于字里行间，也随时流露着禅意与佛味。到他归佛之后为丰子恺的《护生画集》题诗，则尽属禅理诗了。

许地山是感染着五四新文学之风登上文坛的。早年为了生计他曾辗转于沿海及南洋。他的母亲也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这几方面对他的创作都是有影响的。他的小说和散文语言华丽，于单纯的叙述中蕴藉着宗教哲理。这从他的名篇散

《落花生》、小说《缓网劳蛛》中可见一斑。人生不求伟大，但求有用；人生如网，破当再补。许地山对于宗教的兴趣不仅仅限于佛教思想，道家、基督教思想也在他的作品中有明显的体现。更重要的是，宗教思想并没有引导他走向对现实人生的否定和对现代进步思想的疏离，而是对现实人生的深长关切。他的小说有《缓网劳蛛》和《危巢坠简》两个集子，散文有《空山灵雨》等。用“空山灵雨”来指示他的风格倒也是很合适的。

废名的故乡关联着佛教禅宗历史上一段极盛时期，他也是在佛教故事的熏陶中长大的。废名的创作，他自己有个说法。他说他是用唐人写绝句的方法来创作小说的。用他的老师周作人的话来说，废名的小说适宜于闲坐树荫下阅读。结构、用语上的简约和思想倾向上的隐逸可以说概括了废名小说的艺术风格。他的小说多是写乡间儿女翁媪之事，平凡人的平凡生活，有诗意田园之静美，如《浣衣母》、《河上柳》、《竹林的故事》、《菱荡》等作品，但不能说他的小说是远离生活、逃避现实的。他的小说总是弥散着一种看不见的忧伤，当要捕捉住时，却又飘然远去，但仍能感觉到它的存在。《桥》和《莫须有先生传》是他的两个长篇，从中也最能体现他的禅意理趣的艺术追求。

散文创作对丰子恺来说，并不是他最初和最主要的艺术活动，因此，他最早是以“子恺漫画”而知名于世的，但是后来散文与漫画成为他一生成就显著的两个方面。他的散文也和他的漫画一样，贯穿着“小中能见大，弦外有余音”的艺术审美理想。他的老师皈依佛门，使他对于存在与时间的人生追问自然地也倾向于宗教。他的一生以慈悲为怀，主张

护生戒杀。这个思想不仅表现在《护生画集》等漫画作品中，同样也表现在《缘缘堂随笔》等散文中。童趣童真是丰子恺散文最见特色的一个方面。这一类散文他写得朴素、饶有兴味。写于抗战时期的散文则从他独特的视角，充分表达了他的爱国主义情感。丰子恺散文自自然然地叙述，不事雕琢，却耐得住细细咀嚼。

上述几位都是严肃而真诚的作家，他们以一颗敏感的心去感悟生命的诗性和存在的本质并把它们凝成文字，将他们的作品看作是宗教的宣教文学，无疑是个绝大的误解。禅宗是佛教的一个思想派别，禅悟则可以说是思想方法，——由静、虚而向澄明。这与艺术思维完全相通。用禅悟来概括它们的创作，其一是指趋于一种空灵、纯净、清新、自然的艺术表现方法；其二，在这种艺术表现中蕴含着他们对人生、现实深切至诚的关怀；关怀着人间的苦难，戒惧罪恶，对生命充满爱惜之意，用爱与美来拯救世道人心。这（或许）既是一种局限，也是一种超越。

这套小丛书选收了上述5位作家1949年以前带有明显禅悟色彩的各类作品。书末附作家年谱，有助于读者了解他们的生平经历，正是独特的人生阅历决定了其创作中禅悟的特色。希望这套小丛书的编辑出版能给生活在当今喧嚣社会中的人们一块澄明心灵的艺术空间。

# 目 录

序 ——查振科

## ○ 随 笔

- 1 《梵文典》自序
- 3 微告十方佛弟子启
- 10 告宰官白衣启
- 15 《文学因缘》自序
- 18 《潮音》跋
- 21 燕子龕剧谈
- 23 《双枰记》序
- 24 送邓、邵二君序
- 25 燕子龕随笔



○ 小 说

- 42 断鸿零雁记  
100 天涯红泪记  
106 绛纱记  
122 焚剑记  
135 碎簪记  
153 非梦记

○ 诗 歌

- 165 以诗并画留别汤国顿（二首）  
167 住西湖白云禅院  
168 莫愁湖寓望  
169 晨起口占  
170 花朝  
171 春日  
172 迟友  
173 代柯子柬少侯  
174 东来与慈亲相会，忽感刘三、天梅去我万里，不知涕泗之横流也

- 175 西湖韬光庵夜闻鹃声柬刘  
三
- 176 久欲南归罗浮不果，因望  
不二山有感，聊书所怀，  
寄二兄广州，兼呈晦闻、  
哲夫、秋枚三公沪上
- 177 柬金凤兼示刘三（二首）
- 178 题《静女调箏图》
- 179 本事诗（十首）
- 183 游不忍池示仲兄
- 184 调箏人将行，出绡属绘  
《金粉江山图》，题赠二绝
- 186 樱花落
- 187 过若松町有感示仲兄（二  
首）
- 188 失题（二首）
- 189 水户观梅有寄
- 190 西京步枫子韵
- 191 读晦公见寄七律
- 192 寄广州晦公
- 193 过蒲田
- 194 淀江道中
- 195 过平户延平诞生处

- 196 步元韵敬答云上人（三首）
- 198 耶婆提病中，末公见示新作，伏枕奉答，兼呈旷处士
- 200 柬法忍
- 201 东居（十九首）
- 208 吴门（十一首）
- 212 海上（八首）
- 215 何处
- 216 芳草
- 217 偶成
- 218 附录：苏曼殊年谱

• 随 笔 •

## 《梵文典》自序

如是我闻：

此梵字者，亘三世而常恒，遍十方以平等。学之书之，定得常住之佛智；观之诵之，必证不坏之法身。诸教之根本，诸字之父母，其在斯乎？夫欧洲通行文字，皆原于拉丁，拉丁原于希腊。由此上溯，实本梵文。他日考古文学，唯有梵文、汉文二种耳，余无足道也。顾汉土梵文作法，久无专书。其现存《龙藏》者，唯唐智广所选《悉曇字记》一卷，然音韵既多龃龉，至于文法，一切未详。此但持咒之资。无以了知文义。

衲早岁出家，即尝有志于此。继游暹罗，逢鞠摩磨长老，长老意思深远，殷殷以梵学相勉。衲拜受长老之旨，于今三年。只以行脚劳劳，机缘未至。嗣见西人撰述《梵文典》条例彰明。与慈恩所述“八转”、“六释”等法，默相符

会。正在究心，适南方人来说，鞠宰磨长老已圆寂矣！尔时，衲唯有望西三拜而已。今衲敬成鞠宰磨长老之志而作此书。非谓佛刹圆音，尽于斯著，然沟通华、梵当自此始。但愿法界有情，同圆种智。抑今者佛教大开光明之运，已萌于隐约间，十方大德，必有具奋迅勇猛大雄无畏相者。词无碍解，当有其人。他日圆音一演，成金色佛遍满娑婆即娑。虽慧根微弱，冀愿力庄严，随诸公后。若夫忘言忘思，筌蹄俱废，奚以是为？然能尔也。

岭南慧龙寺僧博经书于西湖灵隐山

# 敬告十方佛弟子启

自迦叶腾东流像法，迄今千八百年。由汉至唐，风流乡盛；两宋以降，转益衰微。今日乃有毁坏招提改建学堂之事。窃闻海内白衣长者，提倡僧学，略有数人。以此抵制宰官，宁非利器！然犹有未慊者，法门败坏，不在外缘而在内因。今兹戒律清严、禅观坚定者，诚有其人。而皆僻处茅庵，不遑僧次。自余兰若，惟有金山、高旻、宝华、归元，人无异议。其他刹土，率与城市相连，一近俗居，染污便起。或有裸居茶肆，拈赌骨牌，聚观优戏，钩牵母邑。碎杂小寺，时闻其风。丛林轨范虽存，已多弛缓。不事奢摩静虑，而惟终日安居；不闻说法讲经，而务为人礼忏。囑累正法，则专计资财（此弊广东最甚。其余虽少，亦不求行证，惟取长于世法而已）。争取缕衣，则横生矛戟。驰情于供养，役形于利衰。为人轻贱，亦已宜矣。复有趋逐炎凉，情钟势耀。诡云护法，须赖人王。相彼染心，实为利己。既无益于

正教，而适为人鄙夷。此之殃咎，实由自取。详夫礼忏之法，虽起佛门，要为广说四谛八正道等，令自开悟。岂须广建坛场，聚徒讽诵？

昔迦王虐杀安息国人，自知灭后当堕地狱。马鸣菩萨，以八地圣僧为之礼忏；但得罪障微薄，尚堕龙身，岂况六通未具，四禅犹缺；唐持梵呗，何补秋毫？此方志公智者，虽作忏仪，本是菩萨化身，能以圆音利物。若在凡僧，何益之有？云栖广作忏法，蔓延至今。徒误正修，以资利养。流毒沙门，其祸至烈。至于禅宗，本无忏法。而今亦相率崇效，非宜深戒者乎！应赴之说，古未之闻。昔白起为秦将，坑长平降卒四十万，死入地狱。至梁武帝时，致梦于帝，乞所以救拔之方。帝觉，求诸志公。公曰：“闻《大藏》中有《水陆仪文》一卷，若得之，如法行持，可以济拔。”于是集天下高僧，建水陆道场七昼夜，凡一切善法所应行者悉行之。一时名僧咸赴其请，应赴之法自此始。昔佛在世时，为法施生，以法教化众生。人间天上，莫不以五时八教次第调停而成熟之。诸弟子亦各分化一方，恢弘其道。迨佛灭度后，阿难等结集三藏流通法宝。至汉明帝时，佛法始入震旦。唐宋以后，渐入浇漓。取为衣食之资，将作贩卖之具。嗟夫！异哉！自既未度，焉能度人？譬如从井救人，二俱陷溺。且施者，与而不取之谓。

今我以法与人，人以财与我，是谓贸易，云何称施？况本无法与人，徒资口给耶？纵有虔诚之功，不赎贪求之过。若复苟且将事，以希利养，是谓盗施主物，又谓之负债用；律有明文、呵责非细。不坐铁床、饮洋铜者，无有是处。付法藏者，本以僧众宏多，须入纲纪。在昔双林示灭，迦叶犹

在叶波过七日已，乃闻音耗，自念如来曾以袈裟衲衣施我，圣利满足，与佛无异，当护正法（《善见律毗婆沙》第一）。此岂明有付法之文？正以耆年有德，众望所归故也。此土天台一宗，自谓直接龙树，而授受相隔，事异亲依。禅宗虽有传灯，然自六祖灭后，已无转付衣钵之事。若计内证，则得法者或如竹林竿蔗，岂必局在一人？若计俗情，则衣钵所留，争端即起，悬丝示戒，著在禅书。然则法藏所归，宜令学徒公选。必若闻修有缺，未妨兼请他僧（惟不可令宰官居士与闻选事，以所选必深于世法者故）。何取密示传承，致生净讼，营求嗣法，不护讥嫌？若尔者，与俗士应举求官何异？而得称为上人哉！王者护法之事，虽起古初，印度四姓有分，婆罗门夙为贵种，主持宗教，尊为王家。刹利种人，宜多愤嫉。佛以净饭王子，为天人师。帝王归命，本以同气相求，自然翕合。即实而言，为仁由己；出其言善，则千里应之。岂待王者归依，方能弘法？此土传法之初，诚资世主；终由士民崇信，方得流行。唐时虽重羽流，而瞿昙之尊，卒逾老子。三武虽尝灭法，而奕世之后，事得再兴。吾宗苟有龙象，彼帝王焉能为损益哉？顷者，日本僧徒，咸指板垣退助（日本勋臣，创议废佛法也者），以为佛敌，其实百万哑羊，娶妻食肉，深著世法，隳废律仪。纵无板垣，彼僧自当为人轻蔑。不自克责，于人何尤！吾土诸德，犹有戒香。不务勇猛精进，以弘正法，而欲攀援显贵，藉为屏墙，何其左矣？

夫世尊制法，“王”、“贼”并称。周武帝初年信佛，道安说法，令帝席地听之，与设食会餐，帝自辞曰：“法师不宜与贼臣同席。”即敕将去（见宣律师《续高僧传》）。此则



“王”、“贼”同言，末世犹知其义。至于法门拜俗，礼所宜绝。远公已来，持之久矣。宋世始有称臣之法，清代遂隆拜帝之仪。斯皆僧众自污，非他能强。及至今日，宰官当前，跪拜惟谨，檀施在目，归命为依。乃至刊《同戒录》者，有戒元、戒魁等名。依附俗科，尤可鄙笑。夫儒俗逸民，尚有不臣天子；白莲邪教，且能睥睨贵游。何意圣教衰微，反出二流之下！近世基督教救世军有布斯者，自称法将，随俗利人，虽小善未圆，而众望斯集。一谒英皇，遂招物议。以彼人天小教，犹当清净自持。岂有无上正觉之宗，而可枉自卑屈？且法之兴废，视乎人材。枉法求存，虽存犹灭。仁者弘教，当视势利如火坑矣。然则佛门戒范，虽有多途，今者对治之方，宜断三事：一者礼忏，二者付法，三者趋炎。第一断者，无贩法名；第二断者，无诤讼名；第三断者，无猥鄙名。能行斯义，庶我薄伽梵教，无泯将来。若欲绍隆佛法，则有自利、利他二门要之悉以义解为本。欲得义解，必持经论。今者缩版《藏经》，现在日本（全藏只须一百七十余元）。寺置一函，其费无几（今人多喜往柏林寺奏请《龙藏》，较其所费三十倍于缩版《藏经》）。王家赐藏，无过尘世虚荣，何益佛事？若欲藉为护符，求免封闭，亦不可得。日本缩版印行已二十年，而购求者殊少，固知其意在彼不在此也。思之真堪堕泪。金陵扬州亦有流通印本，取携既易，为益弘多。念诸大德，固应计度及此。然以近世度僧，既太率易，有未知文字而具授菩萨戒者（此不得以六祖藉口）。是故建立僧学，事为至急。详邬波陀耶之名（译义为亲教师），亦以泛唤“博士”，西方或云“乌社”，此土遂有“和上”之名（见《南海寄归传》三）。是和上者，本以教授经